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膳錄監生臣陳觀龍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紀卷十

明梅鼎祚編

謝靈運

小字客兒陳郡陽夏人晉車騎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仕晉秘書

丞入宋歷轉太子左衛率出為永嘉太守臨川內史坐狂悖徙廣州棄市

撰征賦序

靈運義興中為黃門侍郎高祖北征奉使慰勞於彭城作撰征賦

蓋間昏明殊位負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

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受命河汾米遷吳

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

之憤可為積禍纏縈固以久矣況乃陵塋幽翳情敬莫
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宋公
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宸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
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悠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
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蹙勞之討
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
于京畿次師于汭上雲檣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
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六韜

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殷走鉞集於滑
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
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導于原
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鹽賴于征
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
淮遡薄泗汭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
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多歷
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厯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

金
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擬西征俾
事運遷謝託此不朽

山居賦序

靈運少帝時出守永嘉稱疾去職移
籍會稽修營別業倚山帶江盡幽居

之美作山居
賦并自注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
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
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閒順從
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

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
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
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
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
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

羅浮山賦序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
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

遂感而作羅浮山賦

歸塗賦序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怵在斥徒或
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陳事由于外典不自已雖高才可
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
心

感時賦序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積年致悲時愬其速豈能忘懷

廼作斯賦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

魏太子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
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
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
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

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
懷人感往增愴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
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
故述喪亂事多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
事事故仕世多素辭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應瑒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阮瑤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述祖德詩序

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祖
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
范蠡之舉

謝封康樂侯表

靈運祖玄晉太元中封康樂
郡公安帝時靈運降封襲侯

昔強氏暴虐恃僭歷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沒西
河傾覆南漢凌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畫惟疑地險
已謝咸慰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

重盡心所事尅黜禍亂功叅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
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
悟天道下濟鴻均曲成廼眷遐績式是興微分虎紐龜
復顯茅土鳴玉拖綬班景元勛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
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佹弱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
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殘代可侔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
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嘆古欽茲盛美
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酌恩答厚罔

知所由

詣闕上自理表

靈運為秘書監解職東還鑿山
浹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

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在會稽亦
多徒衆驚動縣邑顓為太守與靈運積構讐
隙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上表自
理太祖以靈運為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
永嘉為有司所糾徙付
廣州尋于廣州棄市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
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
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沓此雖

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
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
斷絕衢巷偵羅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
見顓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固懼臣昔忝近侍豫
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
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為罪何酷如之
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謫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
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

欲為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
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恡其生實悲其痛誠
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歎仰憑
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
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勸伐河北書

靈運徵為秘書監多稱疾不朝太祖
諷令表陳賜假束歸臨行上書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
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

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
存生盡況陵塋未幾敵人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
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構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
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為寇有晚遣鎮
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
者也又壯境自染魏人窮苦備罹徵調賦歛靡有止已
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閭門比屋此亦仁者所
謂傷心者也咸云西夷舍未遠師隴外東夷乘虛呼可

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
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
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
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今日若相持未已
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幸其時難為經
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
為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
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

可以謀昔魏氏之彊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
威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
者也自羗平之後天下亦謂敵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
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
天誅假延歲月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
言況五國代興世數已屆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
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饑渴注心南
雲為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

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強不必乘
會於我為易責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
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
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
疆富之實昭然可知為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耶
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
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
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悲是舊戶差無

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
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
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
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
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
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
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遠命亦何敵不滅矧伊頑寇
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

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覲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
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
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
此愚志昧死以聞

與廬陵王義真牋

靈運移藉會稽與隱士王弘
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

馬之志弘之字方平琅邪人仕衛軍參軍解
職家會稽上虞始寧汰川有佳山水依巖築
室淳之字彥深魯人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
阮萬齡尉氏人亦家剡縣永初及元嘉並徵
不就淳之
後起應命

會稽既豈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李世慕榮
幽栖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
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
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栖遯山澤如斯而已既遠
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
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與弟二首

聞惡道谿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

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于石

圖經麗水縣有惡道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

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見太平御覽永嘉記以下非謝書也

又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蠓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遊名山志并序

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嵒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

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脩廣與破石等度質色亦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為石帆故名彼為石帆此名破石 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石門澗

六處石門溯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桂林頂遠則嵒尖疆中

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倚長江

始寧又北轉一汀十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步許對橫山 西南有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

為稱瀑布飛瀉丹翠交曜 廬山

宋武帝誄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式
述聖徽乃作誄曰

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遁世屯
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胥太元之季權戚攜薄隆安
之初主相蒙弱獄收糾虔朝廷紛錯妖橫乘隙蛟噴鯨
躍既擾與區遂斥帝塵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寔賴明哲
授手康旗紀度迴薄餘分成閏舊晉中微偽楚藉豐躡

彼潛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盧循負險肆慝
遐嶺殄我江豫迫我臺省民既搖蕩國將遷鼎乘騶歸
轅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驚隰舟師漲海
傾穴尋巢窮幽測昧昔去洛汭息有江沚世更十君年
踰百祀國絕興復家成桑梓荒默莫恤顧國誰恥夏典
載禹九道是行商誥述湯兼攻是并勤彼周流協此經
營仗鉞伐鼓赫赫明明乃救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略
惠以六韜雲撤周京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愧舊朝既

清西關將旋東道中憩徐豫兼應燕趙業盛曩代惠侔
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聲教縣縣川陸壯獻璫
裘南貢金竹鬢首冠弁穿胸歛服寒穴欣日巢栖玩屋
匪惟遐譚靈物偕就孰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
雲瑞宿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
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猶唐欽曰總八絃于茲三
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愛萌制規作訓
闡教修經禮樂已甄雲雨未弘將陟井陘薄掃白登北

朔渴望飛旌衡軸東岱靈遲玉牒金滕天地不征蒼生
寡福已倚一過棄我何速梁顛木顛甘殞以贖同軌畢
至率土咸哀殊方均服樂樂素練灑淚成雨響呌如雷
史臣考卜高山間基貞龜無遠遷靈有期享皇擗標羣
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流火始變秋月
未永飛漏急箭鳴蕭哀噉金觴虛奠列駕長隧發輦華
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雙蓋躊躇六閑引領攀援容貌
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辭含哽奉教百朝執鞭三始從

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齒愧微刀筆頗預
遊止垂幕侍講接筵餐理修曙朗夕登臺泛治匪月匪
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穹昊徽容未遠聖靈超然
收淚卽路含戚何言風霜蕭瑟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
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環諷蘇豈忘

宋廬陵王誄

廬陵王義真與靈運情款異常構
扇異同非毀執政徐羨之等患之

出為永嘉太守奏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尋
使人殺之靈運為之誄又有廬陵王墓下詩

事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

體皇極銜怨至盡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悽心益出
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誄曰

哀哀君王終仁且德在枉無言即臯有默曾是忍虐古
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
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
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春聆鳴禽之響谷視喬木之干雲
咸感節而興悅獨懷悲而莫申侯射隼于高墉赫王典
以正刑服二辜于北犴致九伐于南荆發酸痛于仁詔

令寵贈于哀心布悽楚于帝言攄網繆于皇音

書秩銘

懷幽卷賸哉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
或暇逸

侍汎舟贊

汎鷁兮遊蘭池渚相委兮石叅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
遼冷兮水連漪

謝惠連

靈運族弟與靈運等以文章賞會有才悟而輕薄仕彭城王法曹行參軍

祭周居士文

藝文為學生
祭周居士文

維君陶冶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
虛素乎中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盼王命匪酬
窮歡極樂帶索被裘

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繼天載
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卹彼民憂身勞
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物貴尺璧我重寸

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
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融神
且略薦乃昭其忠

祭古冢文

并序

東府掘城北塹八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甃以
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
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
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

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恭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塋聚壤成基一柳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鋪漣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

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盜或醢醢蔗傳餘節瓜表遺
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替靈幾載為壽為天
寧顯寧悔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
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漚不
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
仁廣漢流渥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為君改卜
輪移壯隍窀穸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葬非古周
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

髮髯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連珠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趺不獲哀
公之祿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湛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
羅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鵠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榮
乎始者易悴負乎末者難傷是以傳長沙而志沮登金

馬而名揚

蓋聞修已知足慮得其逸竟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
河滿腸而求安愈泰緣木務高而畏下滋甚

雪贊

藝文
類聚

氣遍霜繁年豈雪積彼厲我和爾素子白其德懿矣玩
之庭隙權陋瑤臺暫踐盈尺

四海贊

九夷六蠻八狄七戎雕鏤異質裳羸殊風致之以德車

軌斯同

琴贊

嶧陽孤桐裁為鳴琴體兼九絲聲備五音重華載揮以
養民心孫登是玩取樂山林

白羽扇贊

唯茲白羽體此皎潔涼齊清風素同白雪其儀可貴是
用玩悅揮之衿袖以御炎熱

仙人草贊

余之中園有仙人草焉春穎其苗夏秀其英秋有貞實
冬無彫色可謂貫四時而不改者也既嘉其名而美其
質添筆作詠庶以攄述云園有嘉草名曰仙人曄曄
煒煒莫莫臻臻穎發炎暑茁秀和春奇爾靈質乃植中隣
松贊

松惟靈木擬心雲端跡絕玉除形寄青巒子欲我知求
之歲寒

目藏

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瞻被正直

口箴

宣納之由實伊樞機唯舌是出馳駟安追差釐千里君
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鮑照

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歷選中書舍人初為臨川王義慶國侍郎及臨川王子項鎮荆

州為前軍參軍子項舉兵敗遇害

為柳令謝驃騎表

臣言伏承詔書加臣驃騎將軍餘如故顧循空薄屢隆

成命仰當天寵伏抱慙灼臣素陋人本絕分望適野謝
山川之志輟耕無鴻鵠之歎宦希鄉部富期農牧夙當
昌朝早值恩洽天網紛橫皇歷歸聖佐輪不殷良馬未
汗功半下列爵超上賞奮迹騰光參差駕服翰起雲飛
拂翼虹路雖曩之稅駕拖紫衿擔丹轂方之微臣彼安
足齒齊此而歸懼塵王度况遂頻頻重彰濫越伏願天
德曲成資始令終雨露之惠自華及殞特屈慈獎降中
愚固則綢繆之施復踰造物不勝感躍惶駭之情謹拜

表以聞

解褐謝侍郎表

臣照言臣孤門賤生操無炯迹鷦棲草澤情不及官不
悟天明廣矚騰滯援沈觀光幽節聞道朝年榮多身限
思非終報臣云云

謝秣陵令表

時為中書舍人

臣照言即日被尚書召以臣為秣陵令臣負鋤下農執
羈末卑情有局塗志無遠立邁命逢天得汙官牒不悟

恩澤無窮謬當獎試用謝刀筆猥承宰職豈是閭閻所能克任今便抵召違離省闈係戀罔極不勝下情謹拜表以聞

謝賜藥啓

臣衛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五難妙謝九法颺落先傷
衰痾早及遐缺近臨猥委存卹癘同山嶽蒙靈藥之賜
惠非河間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荷對銜慙
伏抱衿渥

謝永安令辭禁止啓

臣田茅下第質非謝品志終四民希絕三仕邀世逢辰
謬及推擇恩成曲積榮秩兼過雖誓投繯生昊天罔極
迄無犬馬孤慙星歲加以淪節雪飈沈誠款悔值天先
燭幽神照廣察澡疊從宥與物更稟遂晞曠陽春漸汰
秋水綴翼雲條葺鮮決沼洗膽明目扞手太平重甄再
造含氣孰比不悟乾陶彌運復垂埏飾驕迹升等改觀
非服振纓珥筆睽承貴寵豈臣浮朽所可恭從實非愚

魯所宜循踐瑣族易灰脆漏已迫空荷載燾終責仰復
飲水肅事懷火畢命不勝屏營之情謹啓事以聞

論國制啓

臣啟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衰丈之木繩墨在焉事
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間政睦藩國相望君舉必書
動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
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
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多殊革大綱

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下
揆國訓繁簡之誼倚酌州縣寬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為
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直員脫以啓聞
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謝上除啓

臣言被宣賜臣上除臣伏事日淺蒙荷已豐天澤所及
且喜且懼但臣自丁常桓來塗階級非所敢冀今日榮
願直爾不少冒乞停止上除伏望重許干穢悚息

通世子自辭

僕以常樞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久
宜捐落仁眷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首銜佩無已但自
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為憂今請解所職願蒙
矜許自奉清塵于茲六祀隆辰永往遺恩在心執紙哽
咽言不自宣

重與世子啓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愧交集僕以

常人所蒙隆厚久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戀德用缺進
心今者之請必願鑑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第餐粟
風微非旦則夕居職還私兩者無異而于僕無用有以
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于日彌深慙感

謝假啓二首

臣啓臣居家乏治上漏下濕暑雨將降有懼萌壓比欲
完葺私寡功力板鋪陶塗必須躬役冒欲請假三十日
伏願天恩賜垂矜許干啓復追悚息謹啓

臣啓臣所患彌留病顧沈痼自近蒙歸頻更頓處日夜
間困或數四委然一弊瞻景待化加以凶哀嬰邁慘悼
終鮮兄弟仲由所哀臣實百罹孤苦風雨天倫同氣實
惟一妹存沒永訣不獲計見封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
情痛兼深臣母年老經離憂傷服粗食淡羸耗增疾心
計焦迫進退罔躋冒乞申假百日伏願天慈賜垂矜許
臣違福履身事屯悴歎息和景掩淚春風執啓涕結伏
追惶悚謹啓

奉始興王白紵舞歌詞啓

侍郎臣鮑照啓被教作白紵舞歌詞謹竭庸陋裁為四
曲附啓上呈職方渙悴思塗猥局言既無雅聲未能文
不足以宣贊聖旨抽拔妙實謹遣簡餘慙隨悚盈謹啓

侍郎上疏

臣言臣北州哀淪身地孤賤衆善必達百行無一生丁
昌運自比人曹操之端聚業謝成迹徂年空往瑣心靡
述褫轡投簪於斯終志束萊負薪期與相畢安此定命

忝彼公朝不悟乾羅廣收圓明兼覽雕瓠飾塗備雲和
之品潢汙流藻克金鼎之寶鍛羽暴鱗復見翻躍枯楊
寒炭遂起烟華未識微躬猥能及此未知陋生何以為
報祇奉恩命憂媿增灼不勝感荷屏營之情謹詣閣拜
疏以聞

謝解禁止疏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逢飛走知感
矧臣人類臣間獲過于神或憑尸祝以請得罪于君可

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盜幸榮級閭閻大誼猖狂世
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愧馮衍有輜輶之困自非
聖明超然覽臣于視聽之外則今日渥澤更成妄遭來
辰姜棄終先朝草小人歲暮知能何報徒厚恩華憂懼
歎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侍郎滿辭閣疏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鮪
鯁沈藏方絕光景祇戀遲迴結涕濡泗臣嚚杌窮賤情

嗜蹢昧身弱涓髮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墜
園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因頑慕勇釋
擔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無成反
拙歸跂還陋鶯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
加以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累
復抱相如瘠渴之疾志逐軍雄事與曩
合束馬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爰
邁聖明煦蒸霜霰享甲雲落得從下
走叨迹人行操勒負羈班榮扈隸矜
愚訓短衣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
齒雖摩肌髮無報天德更冀營魂

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轉常侍上疏

臣言即日被中曹板轉臣為左常侍臣自惟常人觸事無可諤被拔擢實惟光榮臣既無髣髴上報殊絕之恩有分每豐其過前後輕重輒得原恕獎以君子之方赦其不閑教訓大愆不責矜澤必加是臣所以夙夜自念知遭遇之至深至厚也未冀未望便荷今榮欣喜感悅不敢偽讓庶保終始身命為初不勝下情謹詣闕拜疏

謝以聞

征北世子誕育上疏

臣等言臣聞本枝無疆布諸前典衆多彌貴信之華封
故德積則慶深業昌則祚廣伏承王子以中氣正月鍾
靈納和誕躬紫閣應祚朱紱弘天夙陳珪璋攸覲雲光
麗輝巖澤昭采嘉祥爰孚柔顏載晬凡在氓隸莫不忭
悅臣霑恩踰物慶倍自中不勝殊歡溢喜謹奉表以聞

謝隨恩被原疏

臣言即日被曹宣命元統內外五刑以下浩澤盪汰臣
亦預焉得從漢律故謬之辨閭遭周典肆責之科大喜
卒至非願所圖魚愕鷄睨且悚且慙臣誠下愚不達義
方然君尊臣恭豈同犬馬且常侍臣淵穆疏草即臣所
作助人為恭猶加敬憶自己率禮寧敢慢忘由臣悴賤
可侮可誣曾參殺人臣豈無過寢病幽栖無援朝列身
孤節卑易成論確幸大明臨下仁道毓物澤泊羈走臣
覃耒慶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本也一人植之十人

拔之無生楊矣何則植之者難拔之者易況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同彼風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謙禮理謝福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戚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冒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皇孫誕育上疏

兼郎中令侍郎臣等言伏承東儲積慶皇孫誕育國啓昌期民迎福運臺禁稱社井廬相賀伏惟聖懷載深鴻

念不任下情謹詣閣上疏以聞

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無
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衣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濶
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
第悲風斷肌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
遨神清渚流涕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
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

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
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
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匹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
極視不見壯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亭蒿攸積孤蘆所
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禹彊捕人號噪驚聒紛乎
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
古迄今舳艫相接思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
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

雲霞雕錦褥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
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甚金光半山以下純
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
溪壑所射鼓怒之所飀擊湧瀆之所蕩滌則上窮扶浦
下至狶洲南薄燕瓜壯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中
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華
鼎振潛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
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為之摧碎倚

岸為之整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
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鴨魚蛟水虎之
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
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
滂弄翮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雛寒嘯遊鴻遠吟樵蘇
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
路下弦内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
勿我為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覺辭意不同

河清頌

并序 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
以為美瑞照為頌其序甚工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
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
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
于天素狐玄玉丰彰符命朴牛文螭爰定祥厯魚鳥動
色禾稚興讓皆物不盈昔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寢
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
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圍帝寶粲爛瑰英固以業

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
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
裏登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夷猶懷惠秩禮
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奢
去甚泰謙無留飲畎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
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
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而自彰萬
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邇城偃柝冀馬南金填委

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緄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
鹽杞梓之利侑膳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
崇冠三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寃重肩豈
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
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
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腴宜以謁薦宗廟和
協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
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貺推而

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紳省方大化
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僊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
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
月纏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
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
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
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皇六帝

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
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菑羯黠束頽象闕武功也鳴禽
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
幽明同贊民祗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皇
哉唐哉疇與為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
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避命
潤色滕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
之徒鳴玉鑒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金羈

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
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乃臣子
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作頌

曰

窺刊崩石据逸殘竹巢風寂寥羲埃綿邈鉅生大年瞻
學淵閭輦繡成景粉纈顙軒徒翫井科未覩天河亘古
通今明鮮悔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揆景方
塗凌周躡殷蹶唐轍虞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祖撥亂

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三傑龍步八垌朔
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高決遐洞冥冀鼎遷宋玄圭
告成大明方徽鴻光中微聖命誰堪皇厯攸歸謀從筮
協神與民推廣旗西映紫蓋東輝納瑞螭玉升政衡機
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何思日
用罔倦復禮歸仁觀恒通變一物有違戚言毀膳非躬
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孝崇享祀勤隆耕
籍饁耐秋羊封堽春谿嬰耄兼梁鰥孤重帛體由學染

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鬯風宣分衢讓齒折訟推田野
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焱鷲文憲精弘戎容
犀利樞鈐明審程發周備吏礪平端民差幸覲桴鼓凝
埃烽驛垂轡銷我長劍歸為農器閩外水鄉鄣表炎國
隴首西南渤尾東北艷艷嶺丹渾渾泉黑移琛雲勉轉
集邛僂狼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盛斑白
行謠清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蠢行藻
性仁草晨蓂德宿宵映海無隱颺山有黃落牛羊內首

閣戶外拓瑞木明生祥禽輩作薰風蕩閨飴露流閣罷
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方秦注彼四瀆媚此
雙川伏靈遙紀閔貺遐年澄波缺嶽鏡流蔥山泉室凝
澱水府清涓俛瞰夷都降眡驪淵朱宮潛耀紫閣陰鮮
昔在爽德王風不昌乃溢乃竭或壅或亡潔源濫壑曾
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鍾靈我皇聞諸
師說天竦聽密分介焉如響匪遠疾矧是皇心妙夫貞
一左右天經戶牖人術計暮布簡絲言盈室歲有綿祀

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靈根方固脩源重波副
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
四遐輔車鼎足槃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
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
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凌烟樓銘

并序
宋
臨川王起

臣聞憑飈薦響唱微効長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冰
臺築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悅幽

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樓置崇迴延瞰平寂即秀神
臯因基地勢東臨吳向西眺楚關奔江永寫鱗嶺相聳
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以暉曠
高明藻澈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匪述綿
世罔傳敢作銘曰

岳一作來

巖巖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削戶牖雲區瞰江列楹望
景延佇積清風露合綵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我王
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脩靈所扶

合一作合

樂奩銘

歲賁走九生厭墮牆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烟靈
飛生光龜文電衣龍綵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二脂
六體振哀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絕翠虬氣隱赧
霞深神罕別妙竒不揚或煩虎杖或亂蛇牀故不世不
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睛逆目是乃為良

靈飛一作神靈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瑤波染彼松煙超出八法盡

奇六丈鳥企龍躍珠斛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
劍推驚勢箭飛差池驚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
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
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
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石帆銘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淥地紐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歛
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弘藹積廣連深淪天

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鬱浪雷
沈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烏服瞻負視晦
坎水與木乃剡乃鏟既剝既斲飛深浮遠巢潭館谷涉
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泊潛輕濟冥表
勤言穆我戒遂留御不還徒悲猿鶴空駕滄烟君子彼
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枯水採龍鷁覩氣涉潮投祭沈壁
揆檢舍圖命辰定歷二嶠虎口周王夙趨九折羊腸漢
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頽鯀帝子察殂青山

斷河后父沈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瓜步山楬文

歲舍龍紀月廵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兗歸揚道出關
津升高問途北眺羶鄉南曬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闡澤
四睨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精八表馭
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橫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籥持
千金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
小山也徒以因迴為高據絕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含

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
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丘嶽雖奮風漂
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闢毀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
況乎沈河浮海之高遺金堆壁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
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
是非

松栢篇序

余患脚上氣四十餘日知舊先借傳玄集以余病劇遂

見還開袞適見樂府詩龜鶴篇於危病中見長逝詞惻然酸懷抱如此重病彌時不差呼吸之喘舉目悲矣火藥間缺而擬之

見賣玉器者詩序

見賣玉器者或人欲買疑其是珉不肯成市聊作此詩以戲買者

宋文紀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紀卷十一

明梅鼎祚編

顏延之

字延年琅邪臨沂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與謝靈運俱以辭名齊名江左

稱顏
謝馬

請立渾天儀表

張衡創物蔡邕造論戎夏相襲世重其術臣昔奉使入
關值大軍旋旆渾儀在路肆觀竒秘絕代異寶旋及王
府考諸前志誠應夙聞尚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崔瑗

所謂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經志所云圖憲所本故
體度不渝精測尚矣則七畧運變無匪康時九代貞觀
不絕司歷臣夙懷末意懼干非任今忝惟職統敢昧死
以聞

武帝為相國有上尊儀表
延之此表亦上晉帝也

拜永嘉太守辭東宮表

抗志絕操
筆陸謝葛代食賓土何獨匪民

又為齊景王世子臨會稽郡表

此郡歌風蹈雅既髣髴於淹中春誦夏絃實依稀於河

上頃者以來稍有訛替可推擇明經式寄儒職使琢玉成器無爽昔談鑄金待價有符舊說

上文帝自陳表

延之為荀赤松奏劾詔特復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性既褊急

兼有酒過肆意直言然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元嘉二十九年上表自陳不許明年致事

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為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厯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

無賒是以怙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欲難支實用有限自
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痺左
脾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憊晚年疾
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叩首卿位尸封典肅祇朝校尚慙
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瘳
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
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闌
上懇罔極

上孝武帝謝子竣封建城侯表

伏見策書降錫，息竣開國建城縣侯，爵踰三等，戶越兼
千生，邀洪禮，身茂盛世，闔宗革聽，盡室改觀，誠慙末品，
誤參其泰。臣聞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忠教善信，臣實負
其前誥，能仕志政，竣固暗於明試，徒以數遇會昌，消憂
啓聖，幸與靈祚，福德共從，義勳分賞，執珪登朝，析金受
邑，慶重慮愆，恩往懼積，非臣耄蔽所任，圖報豈竣庸薄
所能奉服。

弔張茂度書

茂度名裕以字行吳郡吳人歷會稽太守

張數字景胤吳郡人高祖以為世子中軍參軍後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邵為吳興太守亡報以疾薦數往奔省自安都至吳興凡十餘日不進水漿癸畢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哀慟未替而卒延之書弔茂度

賢弟子少履負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暮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怛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為懷

宋書

與王曇生書

王弘之卒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稱吏部尚書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宋書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

巧為高

王微叙畫南齊謝赫古畫品云史道碩與王微並師荀衛王得其意史得其似

為孝武帝贈袁淑詔

淑為太子左衛率元山劬弒逆其夜在省不從見殺

世祖即位以
顏延之為詔

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敝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身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衛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撓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

又詔

淑及徐湛之江湛卜
天與四家長給康祿

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
賜卹以慰存亡

武帝謚議

以為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刑于物
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
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
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以必亨在晉之季皇途

薦阻欃槍干紀璇璣夫馭天鑒靈武民屬聖明不假十
室之資不藉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
消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攝外
圖未輯河華岱負固相望荆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
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氓卽序斥候之所未羈亭
微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
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光既
而儀刑帝載揖讓天厯改玉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貫革

寢機文武櫓笏故辰居兩楹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
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
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
邈前王矣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皇后諱齊嬀陳郡人
左光祿大夫湛之庶

女適太祖生太
子劬謚曰元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粵九月二十七日將遷瘞于長寧陵禮也龍輅纒綵容

程結駟皇塗昭列神路幽巖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飾遺儀於組旒淪祖音乎珎珎悲黼筵之移御痛輦輪
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

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
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
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
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

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
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
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徇綜圖史發音在
詠動容成紀壺政穆宣房樂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節
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眇側有來斯雍無
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眠祲告沴太和
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
律杪秋即窳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

噉噉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
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
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
謁戎夏悲誰米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

并序 永初三年魏主嗣自率衆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

陽瓚堅守不降為魏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

一百匹東三百斛賜給延之為之誄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
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
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魏人間蒙劇剝司兗幽并騎
弩屯逼輦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
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
上下力屈受陷勅冠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
城佻身飛鏃兵盡罷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
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

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
厲誠固守投命殉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
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
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
錄舊勲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
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負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
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惟邑

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
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
配服驂衡邇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澀洛蒿萊朔
馬東驚北風南埃路無歸轡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
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坳同衛是
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邈亭憑燬結關負河縈城
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
外草衰過矣天驕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鎬高輦軼我

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圉翳窮壘嗷嗷羣
悲師老變形地孤援濶卒無半菽馬實拊秣守未焚衝
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疾傷拊巡饑渴力
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枯嗚呼哀哉責父
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
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
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并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
飲淵明舍及淵明卒延之為誄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寶
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
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
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鉛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
至使青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
為量而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
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
弄長寶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

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并曰弗任藜藿不給母
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
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
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
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
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
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

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
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
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
古遙集韜比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
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而能峻博而不
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
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

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彜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
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去官稚賓自免子之悟
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
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孑然其命隱約
就閒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
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堡言斯義履信曷憑
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疢疾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

弗嘗禱祠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
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瞻省訃却時輕哀薄歛
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
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
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括人卷
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予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違衆速尤迂風先蹙身才非實榮聲有歇歎音永矣誰
歲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

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如彼康惠嗚呼哀哉

祭屈原文

延之少帝初為正員郎兼中書尋徙負外常忤徐羨之等出為始安太守

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弔屈原文以致其意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
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
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
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

風迨時飛霜急節羸辛邁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茂
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
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歆瞻羅思越
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為張湘州祭虞帝文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
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
咨堯授禹素俎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

咨聖君職奉西湘虔屬南雲神之聽之匪酒伊葷

祖祭弟文

闔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
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
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
集六親憧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
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主無榮嫜沒望歸魂令
龜吉兆祖櫬東旋靈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

終天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

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顏延之作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
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幽
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睿文
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

德於少陽王宰宣哲于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
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威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
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
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
官采遺於內轡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諭德于外賴塗
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
貢府無虛月列燧十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
卉服之首回面受吏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

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
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
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
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
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
左闕巖陞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廕苑太液懷曾山松
石峻塹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
離宮設衛別殿周徽旌門洞立延帷接板闕水環階引

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屑緹騎搖玉
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既而
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有敕芬藉觴
醪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
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
御華喬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
袞服緝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會者矣上膺萬壽下
禔百福市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

摠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慨鄴宮之不縣方且排
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
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赭白馬賦序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馱趨迅而已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
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秘寶盈於
王府文駟列乎華廡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

金
卷十一
簡帝心用錫聖卑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歷雖哀而藝
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斃于內棧少盡
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
賦

白鸚鵡賦序

余具職崇賢預觀神秘有白鸚鵡焉被素履玄性溫言
達九譯絕區作玩天府同事多士咸竒思賦

大筮箴

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官務志卦有咎占
故作大筮箴以悟焉

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
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
災在坎路不出庭戶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愜
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筮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驚

家傳銘

曠彼琅邪實唯海宇誰其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

始奠居內辭鼎府外秉邦閭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
齊右政偃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式薦公庭或登宰
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

新喻侯茅齋贊

輦草作壯采茅昭儉哲人素節貴而能貶羈結茨危瞰
臨涯隙

蜀葵贊

井維降精嶠絡升靈物倣氣麗卉草之英渝艷衆葩冠

冕羣英類麻能直方葵不傾

碧芙蓉頌

澤芝芳艷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
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燭

赤槿頌

日御北至夏德南宣玉蒸榮心氣動上玄華縹間物受
色朱天是謂珍樹含艷丹間

七繹

北岳孤生剗迹埋名身間事盡道畜山局東國進士謬
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嵯陰結架清深岩屋橋構墜道相
臨寒榮隴首喬飲江潯客曰周以岩廊匝以綵房木寫
雲氣土秘羣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斷負而鏤方松丘箭
渚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岩塏而上尋客曰若夫
丹山之奧金門之秘地首岷銅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調
金為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人賦其清懿若乃梓漆簡
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獵悲風遡秋埃既而昵賓

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顏弗怡高殿視華鼓之繁桴聽
遙笳之嘶嘑飛朱鷺以首引逮玄雲而終變然後簪珥
搖暉莊服流酒抗妍歌以跼躡揚輕袖而翳面雜紛披
於巾拂遞間闕乎槃扇

範連珠

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
有微而逾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為之
反舍有烏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天馬狀

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驥朱文綠地紫燕水軼驚鳧陸
越飛箭遇山為風值雲成電

庭誥

廷之元嘉中罷永嘉郡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為庭誥之文沈約刪其繁辭存

其正著于
宋書本傳

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逮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
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
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

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
諸情非古語云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
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
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
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
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
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
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

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遁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

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辯畫
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
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
銳之志馳傾軋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誠
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
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
遁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
之內喧譟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姐語以敵要說

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
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縻
如深夜撤燭銜聲始氣腴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祇足
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
為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為
豈識量之為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譏
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耶雖曰恒人情
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么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

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
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
蓋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
道若人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
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
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為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
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役為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
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

勤而無需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
流議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膳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
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
晦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
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
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甚耶故曰孱
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
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

不以居心也含生之祇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
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
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奧有
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
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嗟之急仁恕之功豈
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
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雖爾眇末猶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

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譔適坐之
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尅瞻彌喪端嚴况遭非
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
使言必諍慝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
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
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
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嘖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
妖况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

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壁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
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德在可久失
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
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
疎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
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肯者幾
既肯既病將茂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成
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肯者鮮矣背而非

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殿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
意可為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
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
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飭滅質
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
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為見奇麗
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
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

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
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
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
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
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薰心智耗真情傷人
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妨火桂
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烟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
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主一目其以中外羣

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深故
樂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
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情不同故畏慕之情
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已之所善謀人
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
彼定不然奕棊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頓之蔽
將求去蔽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况
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已或信不素積嫌

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處逃毀苟
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
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默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
何恤人言嘖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
粗麤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誚讓非
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
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歌
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

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寶乃將議報厚之筐篚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繭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

惜為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
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
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慙
蘄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
豐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歎今猶叛戾斯為甚矣
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
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哀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
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固顧高識

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問伍覩驚異之事
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詢
人迫而又迂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
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
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
為器者美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
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
亦大矣豈惟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
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
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
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
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
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
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我自喪之未為
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

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
凡生之具豈簡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
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嗟量腹而
炊豐家餘食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
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含饑業
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
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
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

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唯懷
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
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
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斃有之識幼
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
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丘壤回遑顧
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
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

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
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慙勿謂是賒日鑿斯密著通此
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脩
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
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又 太平御覽引
顏延之庭誥

觀書貴要觀要貴博博而知要萬流可一詠歌之詩要
其連類合章比物集句采風謠以達民詩為之祖褒貶

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哀王微辭豈旨貽意感聖春秋為上易首體備能事之淵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情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之見雖各有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迄可知矣夫象窮數則太極者人心極而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謂極人心之數者也

又

荀爽云詩者古之歌章然則雅頌之樂篇全矣是以後之詩者率以歌為名及秦勒望岳漢祀郊宮辭著前史者文變之高制也雖雅聲未至弘麗難追矣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是假托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栢梁以來繼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見者將由聲度固誕不協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則劉楨張華四言側密則張衡王粲若夫陳思王可謂兼之矣

又此段御覽在
舉無失度下

欲求子孝必先為慈將欲弟悌務念為友雖孝不待慈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差人皆由損枚叔有言欲人勿聞莫若勿為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論語云內省不疚何憂懼耶

荀赤松

劾顏延之奏

延子起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
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亦松為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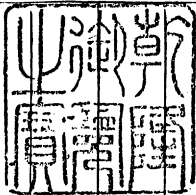
書左丞上奏詔特復為
秘書監光祿勳太常

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
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
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誅無已交
遊關茸沈迷麴蘖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
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
祿期遷不知極已預譙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
遵養愛兼雕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

聲聞過情孟軻所恥况聲非外求聞由已出雖心智薄
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五教
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弱免

所居官

宋書 罵南史
作詈著作甚



宋文紀卷十一